

人在旅途

心泊滄水湖

□ 吴胜之

自松桃启程,驱车一路翻山越岭,奔赴鄂南松滋流水湖。车行渐近,驶进江汉平原,窗外一望无际。车子很快从喧嚣离开高速路。前方正在修路,经过一段高低不平的公路绕道,道路七弯八拐,不由得心里犯着嘀咕与迟疑。花费了一个小时颠簸折腾,才抵达流水湖景区。

当车子行驶在一座大坝脚下,我被前方那块巨石上镌刻的几个大字深深吸引——亚洲第一坝。一时间心情激动,便下车迫不及待登临长堤之上,这座绵延近九公里的人工土坝横卧于山水之间,感似浙江富春江千岛湖的壮美景色。后来知晓这座长堤大坝是在那特殊困难年代建成的,在无大型机械助力的年代,完全靠人工肩挑身扛垒就,耗土石之巨,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圈半。目睹这样雄伟的土坝,足够让你为此叹为观止……惊叹人定胜天的磅礴力量!

一座由黄泥土修筑而成的长堤大坝,锁着一湖浩渺碧波,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在此积淀,此处一石一土,一山一水,皆铭记着一代人修筑湖坝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,它们默默守护着这片湖光山色的年年岁岁。

我抬眼远眺,数百座翠岛浮于水面,犹如散落玉盘中的青螺,岛与岛之间港汉迂回,碧水蜿蜒向远山深处延展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云影落在湖面,随水波轻轻晃动,天地一下子安静下来,尘世里的浮躁,此刻已被湖风缓缓吹散。

翌日早上,我们乘坐一艘带有动力的游船,驶向湖中,

游船破开平静的湖面,细碎波纹在湖中漫开。舟行湖上,山随水移,岛屿忽近忽远。近处林木苍翠,草木沿着岛屿铺展;远处起伏的别致小山,托举着白云。隐在薄薄的水雾里。南山观岛四面环水,湖水澄澈,泛着温润的蓝。风掠过湖面,带着水汽拂面而来,清润舒爽。游船穿行于群岛之间,仿佛闯入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,这里没有刻意雕琢的喧嚣,唯有山水自然的本真。

游船靠岸了,我们弃舟登临南山观岛。此时烈日当头,我们沿着木栈道缓步拾级而上。岛上乔灌木繁茂,名贵树种众多;隐匿于密林间的蝉儿,在闷热的秋日里一个劲地嘶鸣喧嚣,仿佛在为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奏着迎宾曲。

经过半个小时的攀登。我爬得汗流浹背的,衬衫湿透。最后与大家一起终于到达了山顶,又登临白云阁,放眼望去,只见湖中百岛罗列,一湖碧水尽收眼底。湖湾迂回,远山含黛,天地辽阔。人站在高处,顿时打开了视野,心胸壮阔,忽然发觉自身的渺小,一时诸多固执幻想,皆变得轻淡起来。

这流水地处荆州,依武陵余脉,守白云之边。生态环境地貌独特。这里隆起山地自成一体,呈缓丘陵地带,并没有像云贵高原山形陡峭和厚重。此处除了山水之外,尚有神奇的溶洞藏于湖边山野深处。第二天早上。我们走入那个叫颜将军溶洞观光游览。一走进洞口,仿佛踏入了另一个天地。一股清凉的风袭来,一条地下暗河在洞内静

静流淌。走进深处。我们却坐着一只小船缓缓前行,钟乳石于幽暗之中静穆仁立,历经千万年滴水积淀,幻化万千形态。水声潺潺,洞间凉爽,岩壁藏着大地漫长的秘密。从幽暗的洞府划出,重上洞岸,又从溶洞旱路返回。洞内一明一暗,一动一静,让人窥见流水完整的模样,不止有湖上烟波,亦有地底幽深。

这天下午,我独自走进湖泊四周环绕的大片森林公园。这里湖中有岛,岛中有湖,岛上的生态都被松树厚厚一层覆盖着。林中湿地生态环境得天独厚。

白日流连湖山,看游船往来,听林间鸟鸣阵阵。待到暮色漫上来,落日余晖铺洒湖面,湖水镀上一层柔和金光。归鸟掠过岛屿,远处偶有渔人身影,湖面渐渐归于平和。我有时又立于堤岸欣赏风物,无需追赶匆忙的行程,不必思虑纷繁的琐事,只静静与湖水相望。

人总是在路上不停奔走,被琐事裹挟,心绪时常漂浮不定。我们寻一处山水,并非只为看风景,而是寻一个可以停靠的角落。流水湖的妙处,不在于惊世的奇绝,而在于从容舒缓的气韵。千岛无言,湖水不语,却以辽阔包容往来之人。

一程山水,两日停留。离开之时回望湖面,烟波渺渺。行迹虽已远去,一颗漂泊的心,在此短暂停泊。心泊流水湖,不是长久栖居,是借一湖清宁,涤荡风尘,而后带着舒坦与平和,奔赴前路。

岁月静好

八月的第一个周日,暑气漫窗。快递小哥捎来一份来自千里之外的清甜期许。拆开纸箱,一股醇厚的果香扑面而来,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黄桃静静卧在箱中,这是江陵县三湖管理区一文友赠予我的夏日心意。一枚枚佳果,载着荆楚水乡的烟火温情,也牵起一段素净纯粹的文友情谊。

我与这位荆州文友,缘起于一方文友微信群,他对我的小文寥寥数语点评,我颇有启发,遂添加他为微信好友。两人未曾谋面,亦未连线视频,却以文字为舟,你来我往,相逢相知。他深研诗歌,百篇诗作见诸纸媒和网络新媒,字句间尽是江汉平原的温润灵气。而我偏爱散文叙事,兼习小诗,笔墨多寄日常烟火,人间风物。文字风格虽各有千秋,却丝毫不碍彼此的惺惺相惜,反倒成就了相互切磋、彼此滋养的契机。

捧起一枚黄桃,沉甸甸的,金灿灿的果皮上覆着一层细密的绒毛。果蒂处还缀着片蜷曲的绿叶,叶脉间藏着的小虫,似是文友写诗时推敲的留白。轻轻拂去绒毛,置于清流中涤洗,拭净水珠。待齿尖破入那金黄的内里,脆嫩倏然绽开,细腻如脂,汁液随之四溢,盈满唇齿,又顺颌而下,凉意沁人。而那甜,并非猝然的激烈,是从舌尖缓缓化开,一丝一丝,直至渗入心底,仿佛整个夏天都被治愈了。

我曾在文友笔下,见过三湖黄桃的精魂。那一树的金黄被他幻作“一枚枚叩向大地的金色的惊叹号”,果皮是“晕开的浓霞光”,果肉则凝成“温润的琥珀”。而品尝鲜桃,竟被他喻作“剖开夏天”——金黄的肉瓤是饱和的晚照,近核处那一抹胭脂红,恍若夕阳沉湖前最后的颤栗。这一连串的意象,妙不可言。他说,这黄桃是故里夏季的天赐,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再怎么盛赞,都不为过。

我掂起手机,给文友发去一行:“鲜果收讫,形质完好,味极佳,五星好评。”

他旋即回信,说那日晨间采摘,露水太重,唯恐伤了果面薄霜;未了,又切切叮嘱,定要于冰箱冷藏,方能锁住清甜。

我将黄桃一枚枚移入冰箱,清香瞬间盈满斗室。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“园有桃,其实之肴”的句子。三千年前的吟唱与今日的果香,隔着竹简与纸页的时光重叠。古人以桃为信,今人以桃会友,这圆润的果实里,原来一直住着文人最温柔的心事。

在我的回忆里,奶奶以面为暖,以心为善,把平凡的日子熬得温热绵长,治愈着奔波的路人,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早些年,奶奶捏面摊养活全家人。奶奶买板油有自己的讲究。她从不让爷爷代劳,非得自己去菜市场挑。熬猪油的板油,得选厚实、油花密实的,这样熬出来的油才香、才纯。熬制骨头汤,也十分讲究,她不懂什么提鲜原理,也不会去买昂贵的食材,耐心才最重要。骨头要提前泡好,血水倒三遍,焯水时浮沫撇得干干净净。奶奶的骨头汤熬制得浑白透亮,待到面锅咕嘟作响,奶奶便专心调配汤底。一勺勺白的猪油铺底,再缓缓倾入汤汁,握着筷子顺着个方向慢慢搅动,直到油脂与汤汁完全相融。最后再放上几棵嫩生生的青菜,香气悠悠散开。偶尔会有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停下来,搓着冻僵的手,要一碗热汤面。奶奶总会多舀一勺猪油。就这样,奶奶从面摊升级到店,熬油、调汤、煮面,一套动作重复了几十年。

奶奶从不会把牵挂挂在嘴边,她的疼爱向来安静。叔叔在市场出摊,总是从凌晨忙到天亮,无暇顾及自己的早饭。奶奶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看着叔叔瘦了,她每天提前煮上一锅鸡汤,再下一把软乎乎的面条,卧上两颗鸡蛋。她那瘦小的身影,总会准时出现在市井中,两只手换着端热气腾腾的面条,小碎步急急地走向叔叔摊位。她看着儿子一脸疲惫,手冻得开裂,心里又酸又难受,只想着一碗热面,能冲淡一点在外奔波的辛苦。

奶奶这份藏在市井里的温暖,默默温暖着每一个身处困顿的人。镇上有个流浪汉,每次经过店前,周围的人都离他远远的。衣衫破旧的流浪汉缓步走到店前,旁人纷纷侧目。奶奶却毫不在意,招呼他落座。流浪汉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奶奶倒了杯热水给他。转身进了后厨,煮了一大碗面条,舀了两大勺骨汤,切了两碟小菜端出来。热腾腾的面条冒着白雾,菜香混着面香扑面而来。奶奶轻轻把碗筷摆到他跟前,眼神和善实在,看着流浪汉狼吞虎咽地吃着,奶奶无声地走开。奶奶用一碗面温暖了流浪的人,将人情味不露声色地传递了下去。

如今奶奶已离去,可她守着灶台熬出的温热绵长的人情味一直深深滋养着我。她未曾教过我什么大道理,只以一碗面告诉我:善意不必声张,温暖不分远近。

退休后的日子,像门前那条渠水,不急不缓地滴着。我从荆州区水利和湖泊局退休,一晃十几个秋天过去。

局里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,可无论哪一任,都没忘了我们这些退休老人。节前电话问冷暖,年关上门坐坐,一年年下来,心早就被焐得热乎。最盼每年重阳,局里总会带我们出去走走,有时去当年亲手修过的老工程,有时去刚建成的新工地。他们懂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水利的人,最怕和这条水利的脉断了,这根线,他们始终替我们稳稳牵着。

最忘不了五年前那个秋天。那天清早,我在新北门站下公交,远远看见白色大巴泊在城墙边,车边围了一圈老同事。大家见面,一阵寒暄,多少年过去,这些老伙计的手一握上去,还是当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的温度。

大巴往西北开,窗外的景致慢慢铺开:收割后的稻田露出齐整的稻茬,金橘和柿子沉甸甸压在枝头,被秋阳照着像一盏盏小灯笼。阳光隔着车窗洒进来,人的心也跟着亮堂。车厢里很快热腾腾起来,笑声裹着引擎声,把五十里路都烘得暖烘烘的。

车停在泄洪闸边,我们登上十二米高的大坝,秋风裹着水库清润的水汽迎面扑来,凉而不寒。水面绿汪汪的,波纹在阳光下晃出细碎的金光,水鸟在水雾里悠然游弋,像一幅淡墨山水画。同行的老李指着大坝说,当年两万人扛着缺粮少物的困境,花了四年才把这道坝修起来。这番话让我仿佛看见满山红锦,听见寒冬里民工夯土的声音。

后来我们去会议室歇脚,老陈即兴挥毫写下“西出城门游大坝,观赏风景见故人”,满屋子一起挑过土、堵过漏的老兄弟,都懂这两个字的分量。我的两幅绘画习作也被大伙围着看,老花镜背后的目光,暖得比什么都珍贵。

夕阳下,大家握手道别,互相嘱咐明年再来。回到家老伴笑我像春游的孩子,我心里清楚,这不是游山玩水,是回那个忙碌了半辈子的家。夜深人静时,我坐在窗前,忽然明白我们这些老水利人就像这渠水,面上静着,底下还在流。这份对水利的情分,不急不缓,悠悠长长,永远不会断。

黄桃的心事

□ 刘征胜

一碗人间暖

□ 祁泽敏



荆州临江仙,秋意渐起。

大风替秋天陈述秘密

□ 雷鑫

大风穿过枯黄的枝桠

替秋天,陈述经年的秘密

它掠过晒皱的稻穗

把成熟的心事藏在泥土里

那些未说出口别离

落在飘落的叶片背面

此刻的风不喧哗,漫过屋檐

把蝉鸣的余温,悄悄带走

有些遗憾不必讲给人间听

就让暮色,轻轻接住

一个诗人的期许。他看见

河边消瘦的芦苇泄露

季节收敛的温柔,等着万物

褪去热烈的外衣,归于沉静

世间许多故事,不必高声说起

大风替秋天,把秘密铺满大地

等到月光盖满荒芜的原野

所有沉默,都有了归宿的影子

江柳遥

□ 昂刚

秋清风柔云悠,旧游尘梦忆中留。

萍踪各处烟途远,霜鬓同随岁序流。

千度澄怀观凤翼,万缘息虑静里收。

云山遥对无争意,望渺星河寄远畴。

老曲入耳,往事入怀

□ 钟长浩

言说。大半辈子风尘辗转,几多心事不可说,也无处说。外人所见不过是外在模样,心底的纠结、执念与怅惘,唯有自己清楚。

回想四十余年在人世浮沉,从前在人情世故里摸爬滚打,遇事处处权衡计较,太在意旁人的眼光,困在得失输赢里走不出来,身上背负着重重包袱。待到知天命之年,才慢慢卸下包袱,不再稀罕世俗那套圆滑周旋,也不再渴求虚妄的恭维与客套。

走过半生才明白,人生需要一份沧桑。沧桑绝非消沉颓废,那是踏遍世间冷暖之后,岁月沉淀下来的体悟。回望来路,仍能共情少年时代滚烫的意气,仿佛少年风骨从未远去;立足当下,再看一路行来的坎坷与遗憾,也可以淡然一笑,坦然释然。

阅尽人情世事才懂得朴素道理:真正困住我们的,往

往不是外界境遇,而是内心放不下的执念。许多心结,放下了,那道坎也就跨过去了。不必把全部喜怒哀乐,都交到旁人手里任其摆布。

身为父亲,也曾是一名老兵,我时常和儿子促膝谈心,劝他多听革命歌曲,读懂旋律背后沉淀的历史故事。这些红色老歌不只是尘封时光里的旧曲调,更蕴藏着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。我并不强求晚辈复刻我们这一代人的共情,只盼他愿意静心品读,从前人的坚守之中,汲取直面现实生活的底气。

一曲老歌缓缓响起,万千往事奔涌而至。歌声不过是引子,真正叩击灵魂的,是曲调之中照见的自我。人生恰似一杯陈酒,初饮热烈呛喉,细细回味,苦乐纠缠,冷暖唯有自知。人到这般年岁,不必强求极致通透豁达,老曲入耳,往事入怀,将万重心绪安放于一曲旧歌,留给自己静静回味,便已是人间安稳妥帖。

一轮秋月思故乡

□ 史保民

工地上的路灯亮起时,月亮早已从塔吊身后升上天空。清辉铺在水泥地面,塔吊长长的钢臂在月光下静静倾斜。我从脚手架上抬头撞见这轮明月,忽然想起苏轼那句“暮云收尽溢清寒,银汉无声转玉盘”,亮堂堂的月亮就挂在塔吊的钢结构之间。

工友们围在工棚门口分食项目部发的月饼,油纸拆开时脆响清脆。月饼甜得齁人,咬一口就得灌下半杯水。我把月饼掰成两半,一半攥在手里,另一半放到窗台上让月光晒着——这是父亲留下的老规矩,人吃一口,月亮也吃一口,来年才能团圆。父亲走后,这个习惯我一直没丢。

父亲临终前的中秋,我因赶工期没能回家。电话里他只叮嘱说了一句:“守住托付,便是撑起一个家。”听筒里传来他刀切砧板的脆响,像月光落在瓷盘上。这句话分量太重,每次佳节动了回乡的念头,都能稳稳把我的脚跟定住。去年中秋,母亲打来电话,沙哑的声音听得像旧棉花被。她念叨家里还是做五仁月饼,核桃仁用白酒泡过,白芝

秋是一点一点浸入的

□ 王紫

今天同事忽然跟我说:“看,树叶都变黄了。”

我笑了。我早就看到了。说这话时她正撕小面包的包装,两下没撕开,低头用牙咬开袋口。她没在意我的笑,只觉得树叶黄了这件小事,值得随口分享一声。

我确实早留意到了。从办公室窗口望出去,从前绿得发亮的树叶,正一点一点褪着绿色。那绿从前生猛得很,太阳一照整棵树都在反光,像有人往叶面上泼了层亮油。如今却慢慢旧了,黄意先从叶尖冒出来,再顺着叶脉往旁边渗,最后漫过半片叶子。黄不是一下子铺开的,它从角落里慢慢洩出来,像一块布洗了太多次,颜色先从边缘悄悄褪开。

秋从来不是忽然撞进来的,它是一点一点浸入的。

伏案久了抬头望窗外,盯太久电脑的眼睛发涩,脖子僵得像被什么从后面卡住,看一眼树,整颗心忽然就松下来。那些树安安静静站在那里,从春天抽芽,夏天长到浓密,在暴雨里晃得枝叶乱颤,又在一场场日光里悄悄换了颜色。我隔着窗,把这些过程全看在眼里。

如今的树叶是柔和的新变色,远远望去没有分明的边界,只有一层一层的过渡。有的树还绿着,只是绿得带了点

疲惫;有的已经黄了大半,黄底色里还藏着没褪干净的绿影子;有的叶边晒得发焦卷起来,像被太阳烤过头的旧纸。

秋天哪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它分明是从地面慢慢升起来的:先染了树根,再染枝干,再漫到叶尖,最后悄悄蹭上人的衣角。人走在路上还以为自己是夏天的打扮,衣角早就沾了秋天的颜色。

体感上还留着夏天的余温。中午出门晒太阳在肩上,还是热的,楼间穿堂的风也带着温暖的呼吸。可节气不骗人,处暑都过去好几天了,白天还在逞强发热,夜里早就偷偷变了。

夜里不用开空调了。这件事小到很多人都不会特意留意,从前空调整夜低低嗡嗡,像不肯退场的夏天在喘气。现在关掉它,窗缝钻进来的风不烫也不闷,凉丝丝蹭过胳膊,皮肤上轻轻起一层小细疙瘩。

人总被琐事推着走,直到某个瞬间,同事随口一句“树叶黄了”,或是夜里摸到没有开空调的凉席,才忽然愣一下:哦,秋已经悄悄来了。我知道窗外的树还在慢慢变,风会再凉一点,叶会再黄一点,秋天从来都不急。

草木本心,岁月沉香

□ 李铁男

我的老家村口有一棵大榆树,冬天它的叶子落尽,光秃秃的枝桠在风雪里倔强起舞,挺拔的树干稳稳地支撑着它的舞步。春雷乍响,旧枝吐新绿,粗砺的老树皮下钻出嫩芽,新生的小榆钱闪闪发亮。我最喜欢它夏季的叶茂枝繁,经过大雨洗刷后树冠绿意滴翠,老远望去像一把深绿色的遮阳伞,村里人都爱在树下乘凉唠嗑。如今,搬迁后的村子早已荒芜,养活三代人的老井也已枯竭,玉米地退化了灌木丛。地震和山火还曾震慢过这片土地,可那棵大榆树,依然钉在村口,苍老的树皮爬满深深浅浅的裂纹,粗壮的枝干却比从前更加苍劲有力。它不曾刻意讨好谁,也不曾为谁改变生长的方向,只是按着自己的节奏,一圈一圈地添着年轮。四季轮转,雪雨风霜,大榆树不为所动,低调沉静,榧子花反倒是热烈、率真得很。

这份不加掩饰的率真,在汪曾祺笔下饶有生命力。他在《人间草木》里说榧子花粗粗大大,极香,被文人们嫌弃花香气粗俗,不够雅致,可榧子花毫不在乎,依旧大开大合地盛放。起初只是硬邦邦的青骨条,忽然某天早晨,你路

过时听见一股浓香,它已经炸开了,厚墩墩的白花瓣大大咧咧地朝外翻着,香气直往鼻子里钻,仿佛在向世界宣告,我就是要开花,还要香得痛快快。它不与兰花比文静,也不为了被摆摆在案头而收敛香气,它不迎合任何人的审美,在四下里开得没心没肺,白得耀眼,香得霸道。

草木有草木的风骨,人亦有人的心境。演员咏梅在第33届金鸡奖论坛上,分享了一件小事。拍完宣传照,工作人员习惯性地修掉她脸上的皱纹、雀斑。她笑着说:“我的图能不能尽量不修? 如果非要修的话,能不能别把我的皱纹都给修平了?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。”有人执着于抹平脸上的褶皱,恨不能留住稍纵即逝的青春。而咏梅,却温柔地与时光交手,把皱纹当作岁月赠予的故事。她不遮掩、不抗拒,带着岁月的雕刻,坦坦荡荡地老去,这份从容与笃定,远胜任何精修后的无瑕脸庞更动人。

草木与人都有自己的节令,不必去裁剪自己的枝叶以迎合旁人的眼光,也无须为岁月留下的痕迹感到惊慌。我们在自己的时间里成长、开花、老去,毫不枉这一场生命的修行。